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保卫新中国

翼上

陈立德◎著

(上)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

——保卫新中国

翼 上

★(上)

陈立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翼上 / 陈立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7-0

I. 翼…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56 号

翼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568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7-0

定价:55.6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品在抗美援朝的广阔背景上，集中描写了我志愿军空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迅速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它围绕着保卫金川里大桥展开了描写，再现了我年青的志愿军与貌似强大的美国空中强盗进行的多次空战，展示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斗图景，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丰富的内心活动。本书初版于1977年，现经作者修订，重排印行。

目 录

引 子

一	(13)
二	(28)
三	(39)
四	(52)
五	(62)
六	(69)
七	(76)
八	(87)
九	(102)
一〇	(117)
一一	(135)
十二	(150)
一三	(161)
一四	(170)
一五	(182)
一六	(192)
一七	(206)
一八	(216)
一九	(233)

目 录

二〇	(248)
二一	(258)
二二	(263)
二三	(270)
二四	(275)
二五	(279)
二六	(286)
二七	(302)
二八	(311)
二九	(316)
三〇	(323)
三一	(329)
三二	(335)
三三	(344)
三四	(350)
三五	(357)
三六	(361)
三七	(371)
三八	(382)
三九	(390)

目 录

四〇	(395)
四一	(407)
四二	(416)
四三	(423)
四四	(430)
四五	(447)
四六	(458)

引 子

胜利虽已在望，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

战场上，硝烟弥漫，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的嘈杂激烈的怪叫声连珠般响个不停，手榴弹的爆炸声和迫击炮的轰隆声也沉雷似的在阵地周围轰响。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坚战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了。这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几个月；大陆全境已经基本解放，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面临最后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部队，盘踞在东南沿海几个孤立的据点上，进行垂死的挣扎反抗。我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穷追猛打，马不停蹄，向沿海的一个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的据点展开了猛烈进攻。敌人越是面临灭亡，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也越是疯狂和顽固。加上这股敌人又是国民党特种部队里的一批死硬分子，思想顽固，火力很强；在我突击部队的猛烈进攻下，他们仍然气焰嚣张，恃险顽抗。

这股敌人盘踞的是一个大村子；背临大海，前面还有一道几丈宽的海汊。村子的地势很高，周围还环绕着几座连在一起的小山包；这样的地形确实是易守难攻的。敌人在山包上设置了好几道鹿砦和铁丝网，中间还构筑了不少明碉暗堡，形成了强大而密集的火力网；从那里喷射出轻重机枪的毒灼的火焰，封锁了海汊对面的那一片开阔的丘陵地。在这疯狂的火力封锁下，突击部队已经遭受了不小的伤亡，现在暂时停止了进攻；部队隐蔽在海汊对面几百公尺外的一片山丘后面，等待着新的进攻命令。

就在这战斗的关键时刻，团长把骑兵连投入了战斗。

一队剽悍的骑兵，像一阵疾猛的旋风，飞一般地从后面奔驰而

来。奔驰在最前面的，是一匹全身雪白、又高又壮的大白马；它就像两肋生着一对无形的翅膀，身子拉平，鬃毛怒卷，四蹄腾空，只看见一道白色的闪光，快得连人们的眼睛也跟不上。马上的骑手，人们看不清模样，只见他那魁梧高大的身影，微微前倾，仿佛和座下的大白马本来就是一个连结着的整体；他一手举着雪亮的马刀，一手拿着乌油油的驳壳枪，迎着疾风飞驰。在他背上，背着一把黄灿灿的军号，红色的绸穗在疾风中飞扬着，格外耀眼夺目。紧跟他后面，也是几十匹飞一般奔驰的白马，像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又像一颗颗整齐排列的流星，很快就来到了步兵战士们隐蔽待命的洼地前面。“高骏涛！……”“白马连长！……”

步兵战士们像熟悉自己最亲密的战斗伙伴似的，都这样亲切而惊喜地叫着。

确实的，高骏涛和白马连的名字，不仅他们这个团里的战士感到熟悉和亲切，而且就连和他们共同作战比较多的部队，也都知道。据说高骏涛最先并不是骑兵，他是团部警通连的通讯班长；一次部队从战斗中俘获了一批军马，团首长命令装备通讯班。在这批军马中，有一匹高大的白马，性子格外暴躁；看见的人都说是一匹好马，但是谁只要刚刚靠近它的身边，它就昂首翘尾，四蹄乱掀，能跨上马背的人也骑不了几步就会被它掀下来。后来，一些想驯服它的人都没有办法，准备把它送到后方去处理。当时才十七岁的高骏涛，看到这情况，坚决请求担负驯服这匹白马的任务。人们都知道年轻的高骏涛有股倔强劲，他有句口头禅，就是“不信邪”；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办成它。在得到领导同意后，高骏涛走近狂嘶暴跳的大白马身边，用手一勒缰绳，翻身就跃上马背；那白马暴跳得更加激烈，一会儿后腿直立，一会儿前蹄倒竖，总想将高骏涛掀下马来。但是高骏涛胆大心细，他紧握缰绳，双手捉住马颈，全身像生根似地

紧紧贴在马背上，任你前掀后仰，他也毫不胆怯和动摇。这样狂掀暴跳了一番后，大白马看看无法将骑手掀下马背，于是便放开四蹄，飞一般地在原野上奔跑起来。诸位读者，我们虽不能说，那大白马奔跑的速度，赶得上今天的飞机和火车；但是借那常用的“风驰电掣”几个字来形容，确实也并不为过的。那大白马仿佛就是不愿被人驯服，它拚尽全力，毫无目标地疯狂地在原野上横冲直撞，逢沟过沟，逢岭过岭；人们只看见马在飞，几乎看不见紧贴在马背上的高骏涛。好些人都暗暗担心，这时要是高骏涛万一有点胆怯，失去勇气和力量，就会立刻被大白马甩下背来，纵然不粉身碎骨，后果也难以设想。……这样令人提心吊胆地奔驰了好一阵，那匹大白马终于从疯狂的暴跳中感到筋疲力尽了，它最后不得不认输地放慢了步子，驯服地在骑手的驾驭下回到了原地。人们欢呼着迎了上去，只见大白马已经跑得全身湿漉漉的；高骏涛的军衣也汗湿了，但他的脸色依然坚定而兴奋，像平时那样充满朝气和力量。他跳下马来，抚摸着白马喜悦地说道：“这样的好马，真带劲！”

高骏涛成了他们团里建立的第一个骑兵班的班长。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不少艰巨的任务，参加了许多次被团首长称为“啃硬骨头”的战斗。随着斗争的需要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这个骑兵班也扩大成了骑兵排，后来又变成骑兵连；二十一岁的高骏涛，担任了骑兵连连长。他参加的战斗和立下的战功，也越来越多。这个骑兵连是他们团里的骄傲；战士们都知道，只要遇到最难攻的阵地，最艰巨的任务时，团长就把他们放上去。而他们总是能够胜利完成任务。现在，当这些顽固的敌人凭险顽抗，步兵部队的进攻遭到重大伤亡的时候，团长为了尽快解决战斗，又及时地把高骏涛和骑兵连调到了前方。

年轻而剽悍的骑兵队伍，像一阵怒卷的旋风，很快就来到了步兵队伍待命进攻的地方。最前面那匹高大雄壮的大自马上，正是英

雄的骑兵连长高骏涛。他那高大魁梧的身上，似乎蕴藏着永远用不尽的力量；粗犷而英俊的长方脸上，两道虎势的浓眉下，有一双明亮清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而直的鼻梁，宽厚的嘴唇，坚毅刚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力量和信心；他那明亮而锐利的目光，也使人感到有一种透人肺腑的热烈专注的神采。当疾驰而来的骑兵队伍到达隐蔽地区时，高骏涛将马刀向下一挥，顿时，后面的骑兵战士们一齐勒马，那些奔驰的战马也立刻仿佛在一声口令下齐崭崭地停住了。只见高骏涛插上马刀，纵马奔驰到步兵营长面前，一勒马缰，那匹大白马嘶鸣着掀起前蹄，就像要向天空直冲上去；高骏涛就势从马镫上一站，灵活而轻巧地翻身跳下马，向步兵营长敬了个礼，用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报告道：“营长，骑兵连奉命来到，接受任务！”步兵营长喜悦地同他握了握手，用手指着敌人恃险顽抗的村子，向他下达了攻击命令。

高骏涛向步兵营长敬了个礼，一纵身跨上马去。那匹大白马一直在原地跳跃着，这时后退几步。前蹄腾空，后腿直立起来，原地打着旋，昂首“啾啾”地嘶鸣，仿佛随时准备放开四蹄，向敌人冲去。高骏涛在马上仍是那样简短而斩钉截铁地交代了任务，只见他刷地抽出马刀，在跃起前蹄的白马上用马刀指向前方，向战士们大喊一声：“同志们，上！……”

话音未落，他座下的大白马仿佛完全能听懂命令，猛地四蹄一掀，顿时飞出好几丈远；骑兵战士们紧随着他，只见一匹匹骏马四蹄腾空，直向敌人阵地飞去了。

这时，敌人阵地上的机关枪“咯咯咯咯”地怪叫着，每座碉堡里都吐出一条条疯狂的火舌，敌人拚尽全力，妄想阻挡骑兵队伍前进的道路。可是，骑兵们在高骏涛的指挥下，一个个镫里藏身，巧妙地隐蔽着自己。后面的战士们只见马在飞，看不见马上

的人影，都不由为自己的战友们的英勇机智和马上绝技叫好欢呼。那些战马在骑手们的驾驭下，一个个仿佛都有敏锐的判断火力的感官，灵巧地在枪弹密集的火网中穿行。它们那闪电般的速度，使敌人根本无法瞄准。只见空中闪耀着一条条马刀的寒光，骑兵们飞一般地向敌人阵地接近；冲在最前面的，正是高骏涛那匹光芒耀眼的大白马。

胆怯的敌人显然被骑兵战士们那风驰电掣的速度和威猛的气势吓呆了。他们看见疯狂的火力也阻止不住这队骑兵的前进；听着那震裂肝胆的喊杀声和战马嘶鸣声，望着那卷着愤怒火焰而来的一片刀光和人影，一个个筋骨瘫软，手足无措，据守在海汉外面第一道防线的敌兵恐怖地惊叫着，最先丢掉武器爬出堑壕和地堡向后逃跑。但是，杀声震天的骑兵队伍已经飞一般地接近了他们；一匹匹好像生着翅膀的骏马带着呼呼的风声从他们头顶飞过，雪亮的马刀在空中闪着寒光；骑兵战士们紧接着又驰过开阔的海汉，飞过鹿砦和铁丝网，飞上了围绕村外的小山包。于是，展开了一场急促而激烈的搏斗：眩目的马刀在阵地上纵横飞舞，战马怒鸣，杀声震天，到处是马蹄践踏的脆响和马刀斩劈的“喀嚓”声，到处是敌人肝胆破裂的绝望的叫喊……。不一会，敌人崩溃了，山包上响起了那个骑兵连长高骏涛吹响的嘹亮激昂的冲锋号……

敌人被歼灭了，战斗结束了；部队正在刚刚打下来的村子里休息待命。村子里，到处还残留着被敌人践踏和经过激烈战斗摧毁的痕迹：路上遗弃着敌人的枪弹和军用物资，树上挂着被敌人宰杀了还没有来得及吃掉的死牛死羊，被敌人纵火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着烟火，村子里到处敌尸狼藉，血迹斑斑……刚刚经历了激烈搏斗的高骏涛和骑兵战士们，身上的硝烟未散，汗水未干，又紧张忙碌地投入了救火和帮助老乡们安家的“战斗”。

正当他们帮助乡亲们扑灭了大火，开始整修被敌人破坏的房屋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不一会，从海边的天空，出现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这是美帝国主义送给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老式的战斗机；如果在今天，它那蠢笨的机身在空中只不过会成为我们射击的活靶。但在当时，它却敢于欺负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空军，故意飞得那样低，隔很远就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呼啸声。寨子里吹响了防空号，部队战士和老乡们都暂时停止了活动，隐蔽到大树下和房屋外面的野地里。人们听到敌机尖声呼啸着从村子上空俯冲下来，紧接着响起一阵机关枪“哒哒哒哒”的怪叫声。机关枪声刚响过，敌机呼啸着向上升去时，地面上又响起了一连串炸弹的爆炸。第一架敌机刚飞上去，第二架敌机又接着俯冲下来；又是那一阵尖锐刺耳的呼啸声，又是那机关枪的怪叫声，又是那一连串炸弹的爆炸。这时，村子里又有好几处地方着了火，几头在外面奔跑的牛马被机关枪打死了，一位在房子里的老大娘和小孙子在爆炸中受了重伤。战士们立刻奔跑出来灭火救人，村子里顿时又变得紧张沸腾起来。

那两架敌机进行了第一次扫射和轰炸后，盘旋了一圈，又从南面的天空转了回来。当听到敌机转回来的嗡嗡声时，战士们再也忍不住满腔怒火，纷纷向上级请求用轻重火器组织对空射击。上级同意了战士们的要求，但是要大家注意隐蔽，找好有利的射击地形。

敌机第二次向村子里俯冲下来时，树林里和土墙上便爆发出了一阵阵步枪和轻重机枪的对空射击声。高骏涛刚刚从一座被炸毁的房屋里背出了受伤的老大娘，心中充满了对敌机的强烈仇恨；他也组织骑兵战士们用马枪展开了对空射击。但是马枪的火力太弱，他们感到很不解恨。看着敌机的疯狂气焰，高骏涛再也按不住心头怒火，他从刚刚缴获的武器堆里抓起了一挺轻机枪，安上一梭子弹，端起枪来对着敌机射击。但是，当子弹到达空中时，敌机早已飞过去了。

高骏涛刚才射击时，一面用心观察着敌机俯冲扫射时的情景，他想：飞机速度快，必须加大提前量，最好能事先作好射击准备，在它俯冲的路线上去等着它，当它最靠近地面的那一瞬进行射击，才最有可能命中。同时，高骏涛还想到：用轻武器射击飞机，只有一下子打中了它的要害，才能使它彻底坠毁；他想：飞机是靠飞行员驾驶的，如果打死了它的飞行员，那它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但这需要十分准确的射击——这一点高骏涛是完全有把握的——和非常及时地把握住射击时机。高骏涛在这一瞬间迅速作出了判断和决定之后，就立即开始行动。他看了一眼周围的地形，决定选择刚才飞机俯冲扫射时经过的左侧一块高地：一来从侧面射击，便于瞄准座舱里飞行员的头部；二来不是正对着敌机俯冲通过的路线，就减少了被敌机子弹打中的危险；三来高地上还有几棵大树，可以进行隐蔽，自己能清楚地观察敌机，而敌机却很难发现自己。这时，敌机在蹿上天空以后，已又一次向村子里俯冲下来。高骏涛当机立断，他检查了一下手里的轻机枪，冲过去纵身跨上那匹大白马；他已经看准了刚才敌机俯冲的航线，两腿一夹，飞马纵上了村子外一处高地上，隐蔽在一棵大树下。这时，敌机已经带着尖锐刺耳的呼啸声向村子俯冲下来，那凶狂的气焰，就好像铺天盖地要撞到高骏涛屹立的那块高地上似的。但是，高骏涛一动不动地隐蔽在大树下面，他目如电火，身似巨岩；他那坚定雄伟的身躯，仿佛和高地以及那整个的地面凝结成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整体。他端着机枪，瞄准着俯冲下来的敌机，但是却并没有开枪射击。随着俯冲的敌机越来越大，呼啸声越来越尖厉刺耳，从空中响起了一连串机关枪扫射的怪叫声；在高骏涛屹立的高地前面，腾起了一股机枪弹落地的尘土。那骤雨似的枪弹仿佛就落在高骏涛和他那匹大白马的跟前，硝烟弥漫着高地。看到的人们都在为他着急；那匹大白马也昂首狂嘶着，急躁地掀动着四蹄。但是，高骏

涛这时仍没有射击。他巍然镇定，那高大魁梧的身影一动不动，一双炯炯的大眼里闪射出仇恨、忿怒和轻蔑的火光。他手里举着的机枪在敌机射击时连颤也没颤动一下，坚定得就像焊接在他的身体上一样。那匹大白马也仿佛迅速懂得了他的心意，停止暴跳，镇定地屹立不动了。——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正当疯狂扫射的敌机俯冲到离高地前面最低最近的距离时，仿佛从寂静的大地突然爆发出火山的烈焰，高骏涛手里的机枪忿怒地震响了！“哒哒哒哒……”随着一长串猛烈而准确的子弹，敌机像猛地被铁棒狠狠迎头敲了一棒似的，机身剧烈地哆嗦了一下，只见油箱的地方很快冒出了火苗，顷刻间烟火越来越大；在这同一瞬间枪弹准确地穿过了敌机座舱里飞行员的头部，失去控制的飞机拖着长长的火带划过村子上空，像一块沉重的陨石似的跌落在村子远处的一片土坡上，发出轰的一声巨响，爆炸燃烧起来了。……

村子里面和外面都响起了一片热烈沸腾的欢呼声。战士和老乡们都狂喜地奔向高骏涛和他那匹大白马屹立的地方，向他祝贺胜利。但是，就在这时，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部队又要立即出发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就在号声响起的时刻，年轻的骑兵连长高骏涛已经从高地上纵马而下；他把手里的机枪交给一个从他身边跑过的步兵战士，一面举起马刀，向骑兵战士们高喊：“集合——！”

顷刻间，骑兵战士们纵马迅速奔驰到连长面前，排成了严整的队形。这时，步兵队伍也都已集合起来，只听指挥员一声令下，就把队伍跑步向村子外面带去。高骏涛向全连发出了“立正”的口令，准备带领战士们到村子外面集合，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就在这时，就在他刚要发出向新的战斗目标前进的命令时，突然从后面传来一个响亮的喊声：“高连长——！等一等——！……”

高骏涛勒马回头望去，只见一匹青鬃马向他这里疾驰而来；马上

的人，正是他熟悉的团部的一个作战参谋。随着一阵疾驰而至的马蹄声，青鬃马奔驰到队伍前面；作战参谋勒住马，向高骏涛大声道：

“高连长，团首长紧急命令，请你马上赶回团部！”

在过去的战斗经历中，高骏涛已经习惯了这样突然的接受紧急命令，去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何最艰巨的战斗任务。这时，他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只是简短地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声：“是！”

他把队伍交给副连长，便和作战参谋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指导员带着另一个排留在后面。高骏涛知道，按照往常的情况，团首长在交代任务时，也会同时命令指导员赶到团部去的。

但是，高骏涛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次接受的任务，不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对他今后的生活和战斗道路，发生了那样重大的终生难忘的变化。

团部的临时指挥所，设在一个环绕着竹林和小河的小山村里；到处生长着亚热带的棕榈树和阔叶芭蕉，还有许多鲜艳的鲜花。此刻，山村里十分热闹、忙碌，战士们来来往往，还有的在整队集合。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高骏涛一眼就看得出来，随着前方战斗的胜利进展，团部和后续部队也正在准备迅速向前推进。

高骏涛和作战参谋在团部门外下了马，匆匆走进门去。里面的人都很忙碌，有的在清理文件，有的在收拾行李，正是在作向前方推进的准备。高骏涛兴奋地想，一定是团首长要给他们下达新的战斗命令了！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也都亲切地同高骏涛打招呼，一个熟悉的政治干事从里面走出来，告诉他，团政委要亲自向他交代任务。

高骏涛大步走到团政委住的房子外面时，就听见里面传来政委那熟悉的清晰的声音——他大约是正在和什么人通电话，只听他笑了笑，说道：“是啊，要把这么好的一个突击连长送走，真有点舍不得呀！……当然，要看到这是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我们应当

把最优秀的战士送到空中去！……对，这是我们团党委的共同认识。……已经派人去通知了，很快就让他去报到。……”

高骏涛并没有意识到这番话与他自己有多少关系；他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便大步跨进门去。

团政委刚刚放下电话，看见满身硝烟的高骏涛闯进来，喜悦地说道：“好快呀！……刚才一营还来过电话，说要为你们请功。……部队都安置好了？”高骏涛点点头，他发现指导员不在这里，便关切地问：“政委，我们指导员还没有来？”团政委望着他笑了笑道：“这回的任务，需要你单独去完成了。”

“什么任务？”高骏涛急切地望着政委，“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团政委看着他那仿佛要立刻出发冲锋的样子，只是喜爱地微笑着道：“都有关系。……不过，你先休息一下，洗个脸。”高骏涛还要说什么，只见政委的警卫员已经端着一盆热水进来，放到凳子上。他不好推辞，只得拧起毛巾，匆匆地擦了把脸，接过政委递给他的一碗凉开水，“咕咕”地几大口喝完，又迫不及待地问道：“政委，打什么地方，快说吧！”

团政委了解这个突击连长的性情，不把任务明确交给他，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踏实的。这时，他微笑地望着高骏涛，说道：“你刚才说过的那些，都对。……不过，现在要你执行的，可能是一件更为艰巨的任务：立即赶回后方。”

“什么？”高骏涛怀疑自己听错了，但政委的声音明明又是那样清晰；他感到难以想象地望着政委——要是别人，他会以为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玩笑的——好像没听清似地急切地问：“回后方？”

“对。”团政委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好像并没有感觉到高骏涛的惊讶似地点头道，“回后方，去完成一项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

高骏涛更加不解地望着政委，一时说不出话；他的目光里仿佛怀